

武则天与洛阳



武则天研究会
洛阳市文物园林局 编



三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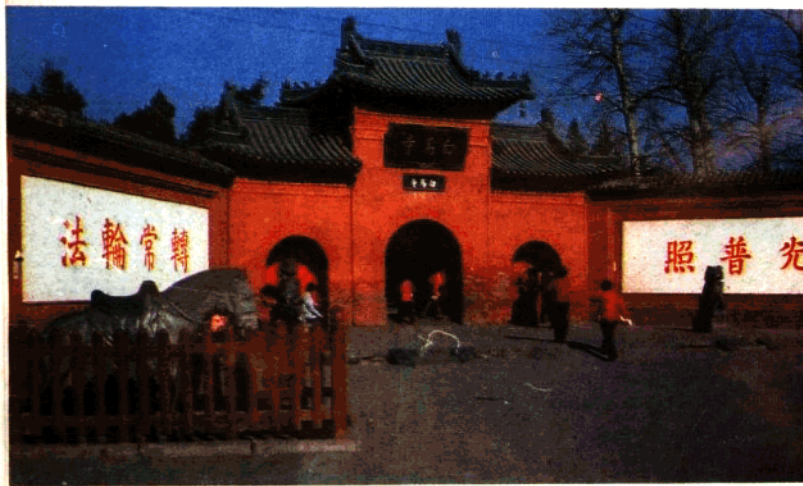
偃师商城博物馆



洛阳古墓博物馆



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



白马寺外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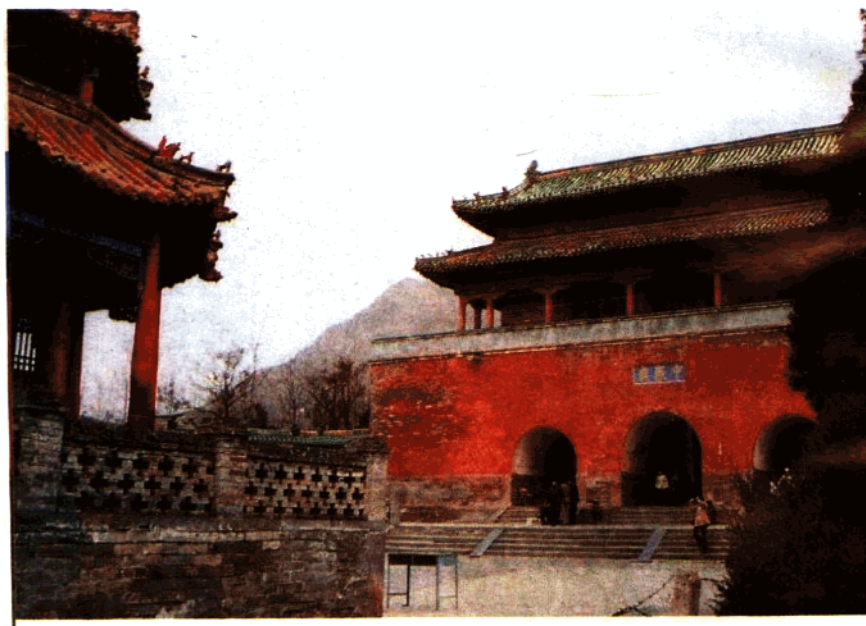
关林大殿前甬道



少林寺外景



石淙三阳宫遗址



中岳庙 摄影：周立

目 录

- 武则天与神都史迹…………… 苏 健 (1)
- 武则天与龙门石窟佛教造像…………… 张乃翥 (17)
- 武则天与洛阳明堂…………… 杨正兴 (32)
- 武则天用人得失浅论…………… 白献章 (45)
- 武则天如何登后座——论立武后诏…………… 黄约瑟 (56)
- 与韦后相比看武则天夺国成功的原因…………… 潘孝伟 (71)
- 武则天与铜匱…………… 梁恒唐 (81)
- 武则天《臣轨》剖析…………… 卢华语 (85)
- 武则天发迹前经历初探…………… 宁志新 (96)
-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…………… 赵文润 (110)
- 武则天诗文反映的政治思想主张…………… 张 剑 (131)
- 试论武则天的文化思想…………… 李荷仙 (148)
- 歌颂女皇的唐代宫廷燕乐…………… 王克芬 (161)
- 武则天年表…………… 段晓宝 (172)
- 洛阳胜迹概览…………… 白献章 苏健 (181)
- 后记…………… (209)

武则天与神都史迹

苏 健

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，机智勇为，擅于谋变，卓富文采，气度浩瀚，为封建之世出类拔萃的政治豪杰。她当上皇后的第三年（657年），即同唐高宗一起徙居洛阳，至705年病逝上阳宫，前后在洛阳居住了二十余年。倘若从660年因高宗风眩头重，让她全权处决朝政，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算起，她实际执政达45年。690年，她公然以一个女性登上帝位，称为圣神皇帝，改国号为周，改东都为神都，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。

唐高宗东巡，诏改“洛阳宫为东都，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”^①，实际是循着武则天的意图实行迁都。旧史称，王氏因馋陷王、萧二妃，屡见其“披发沥血”的鬼魂，故请高宗徙都。诚然，作为一个封建人物迷信鬼神则不足怪，但她逼请东迁的主要原因却在于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。当时“关中饥馑，米斗三百”，“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”^②，而“洛阳土中，朝贡道均”^③，有丰富的粮食和物质基础，于是高宗决计索性率百官及中央衙署尽迁洛阳，因而在高宗、武后之世，洛阳信为当时的首都。

武则天徙居洛阳，对这里的郭城、皇城、宫室、苑囿以及宗教、文化设施多所营缮，有的至今犹存，有的已被考古

发现，有的则可勒索觅踪，有的亦能推辨其位，这些史迹不惟有助于研究神都洛阳的建筑規制，而且可以窥见武则天执政的特点和当时的社会景况。本文试就这些向题，择其要者，略述浅见，以供史家参考。

—

一个朝代的都城，往往是那个朝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集中表现，也反映出一代君主的威势和思想观念。唐代的东都和武周神都（又谓周都）是在隋代东都基础上葺治改造兴筑的，且大多是武则天践阼前后从其意所建，因此也反映了武则天一方面的政绩和意志。

合璧宫是武则天徙洛后建筑的第一座宫殿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〇《唐纪》一六载：显庆五年（660年）“五月，作合璧宫”。其下注云：“时改八关宫为合璧宫，在东都苑内”。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五载：神都苑“西至孝水”，“苑内最西者合璧宫”。又注云：“显庆五年，命田仁汪、徐感造八关凉宫，改名合璧宫。当中殿曰连璧殿，又有齐圣殿，北居山阜，甚为宏壮。”又《水经注·谷水条》载：“少水……世谓之孝水……戴延之言在函谷关”。据此推测，合璧宫必近于孝水和函谷关。况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又云：“合璧之东为黄女宫”。查今新安县滋涧乡西南有黄女院村，此地当系黄女宫地望。其西北数里即函谷关，正与上述二宫的方位相符。

合璧宫既是高宗、武后往来东西二京的行宫，又是东都官室整饬未就前的寝宫。上元二年（675年），太子李弘从

驾到此，不久即薨。相传因失爱于武后而被鸩杀，但高宗仍谥为孝敬皇帝，以礼葬于洛州缑氏县景山（又称懊来山，宋代易名太平山。在今偃师滹沱村西南）恭陵。陵苑规模甚于唐太宗昭陵。陵前神道有巨型石刻群，高宗且撰书《睿德纪》碑，均至今不泯。

关于李弘之死，史家诸说不一。《旧唐书·李弘传》载：“太子多疾病”，“将逊于位”，“因兹感结，旧疾增甚”。“从幸合璧宫，寻薨”。碑亦云：“重致绵留，遂成沈痼。西山之药，不救东岱之魂；吹汤之医，莫返逝川之命。……天后心缠，积悼痛结”。史传与碑颇合。唯《新唐书》依李泌对肃宗云：“天后方图临朝，乃鸩杀孝敬”。其因是太子请欲出嫁被幽于掖庭的义阳、宣城二公主，武后允奏又激怒，故太子“失爱”。这与情理相抵，不足为据。因此，武后害子，或许是千古之冤。

隋末，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，出于对隋炀帝的愤慨，“命撤端门楼，焚乾阳殿，毁则天门及阙”④。高宗、武后徙洛，自然无完备宫室，所以首先修宫中正衙乾阳殿，易名乾元殿。但是，“太宗、高宗之世，屡欲立明堂，诸儒议其制度，不决而止。及太后称制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，不问诸儒。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巳之地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。太后以为去宫太远，二月，庚午，毁乾阳殿，于其地作明堂，以僧怀义为之使，凡役数万人”⑤。这所明堂于垂拱四年（688年）十二月筑成，“高二百九十四尺，方三百尺。凡三层：下层法四时，各随方色；中层法十二辰；上为圆盖，九龙捧之，上施铁凤，高一丈，饰以黄金。中有巨木十围，上下通贯，栢栌榑榑藉以为本。下施铁渠，为辟雍之

象。号曰万象神宫。……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貯大像；至三级，则俯视明堂矣”⑥。

明堂、辟雍是天子施教化，行礼乐的地方。古制为两处，均在都城之南。而武则天独出新裁，合二为一，筑于宫城之尊位，称作万象神宫，且在顶端施以象征女皇的涂金铁凤，无疑是对礼制的冲击，显示了女性执政的特征。此后她袞服冕旒，尝在此大饗、布政、训百官、受尊号，举行神宫大乐舞和无遮会等。

天册万岁元年（695年），僧怀义“密烧天堂，延至明堂，火照城中如昼，比明皆尽”⑦。但武则天仍以僧怀义为使，更造明堂。其“规模率小于旧……号曰通天宫”⑧。此后这座宫殿曾多次改名，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（737年），“令将作大匠康晷素之东都毁明堂。康晷素上言：毁之劳人，请去上层，卑于旧九十五尺，仍旧为乾元殿”⑨。经二年，改修竣工，开元二十八年，改称含元殿。

1973年以来，洛阳博物馆在定鼎路北段东侧发掘数处大型宫殿基址⑩，其中一圆形建筑直径64.8米，中心部位是用青石砌成的带二层台的圆坑，直径14.8米。坑底为八角形，中心有巨大的青石。坑外环绕两圈柱基，内圈12个，外圈20个。另外，近来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的东南约200米处又发现一处类似的巨大圆形建筑基址⑪。对这两处基址，不少人认为是明堂的所在地。按明堂是在隋乾阳殿旧址上修筑的。《大业杂记》载：“则天门内，永泰门东西坐宿卫兵，门内有乾阳门，并重楼东西，亦轩廊周匝，门内有乾阳殿”。可见乾阳殿与则天门南北相对，均在中轴线上。则天门即唐应天门，基址在定鼎路南段，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。而以

上两处圆形建筑，前者偏于中轴线以西，后者虽在中轴线上，但去应天门太远，它们是否为天堂和明堂的所在也未可知。

不过以上两处圆形建筑基址的发现，使我们对神都宫城内的建筑风貌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，即或许它不止这两处圆形建筑，因为按《元河南志》所绘《东都宫城皇城图》，第一座圆形建筑似在仁寿殿的位置上。若是，宫城内当以摩天擦云的圆形建筑为主体的基调，这在宫城建筑史上则是空前绝后的奇观。

与明堂相对的宫城南面正门应天门，是最为尊崇的一座门。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五注云：“门上飞观相夹，门外即朝堂”。隋炀帝曾于大业二年（606年）四月，登临宣诏迁都^⑫；唐高宗显庆五年十一月，“御则天门楼，受百济俘，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”^⑬；武则天于天授元年九月，“御则天楼，赦天下，以唐为周”^⑭；延载元年五月，又“御则天门楼受尊号（越古金轮圣神皇帝）”^⑮；开元二十一年，唐玄宗在洛阳接见日本第八次“遣唐使”，其地点也当在应天门上，所以应天门乃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座建筑。

近年来对门址进行了勘测和部分发掘^⑯，得知定鼎路从中斜插穿过，其东西两侧有向外凸出的对称两堵夯墙，相距83米，各宽17.5米；其间尚存有三排南北向门道基石，每排相距3.5至4米。这正与《元河南志》所载：“门有两重观，上曰紫微观，左右连阙，阙高一百二十尺”的情况相吻合。

上阳宫是高宗、武后所筑的新宫，唐人李庚的《东都赋》描述道：“上阳别宫，丹粉多状，鸞瓦鳞翠，虹梁迭壮，横延百堵，高量十丈，出地标图，临流写障也。”《旧

《唐书·地理志》载：位置在“上阳宫，宫城之西南隅，南临洛水，西拒谷水，东即宫城，北连禁苑。宫内正门正殿皆东向，正门曰提象，正殿曰观风。其内别殿、亭、观九所。上阳之西，隔谷水有西上阳宫，虹梁跨谷，行幸往来。皆高宗龙朔后(661年)置。”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二《唐纪》一八载：调露元年(679年)，“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、高山、上阳等宫，制度壮丽。上阳宫临洛水，为长廊亘一里。”二说位置略同；但时间相差18年。盖龙朔后始筑，至调露中竣工。“大帝(高宗)末年，常居此宫听政”^⑩，“武太后遂定都于此，日已营构而官府备矣”^⑪。以上可知，上阳宫东宫横跨谷水(涧河)，故址当在今七里河、翟屯家一带。1980年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雕刻敦厚，生动形象的石蟾蜍，中空，无疑是宫中用来排水的装置。另发现一处窖式的圆形建筑，其用途不明。

还可以看出，上阳宫系准长安大明宫制度所筑，但它与大明宫殊别，不仅位于宫城以西，不讲究对称格局，而且“正门正殿皆东向”。这样既与皇城联成一体，以继续使用皇城的设备，又是对旧宫殿布局的重大改革，打破了宫殿建筑皆面南的传统。

除修筑和新筑一些正衙寝宫之外，高宗、武后还令筑了一些离宫。如调露元年五月，“作紫桂宫于泚池之西”^⑫。此宫具体在“泚池县西五里，调露二年改曰避暑宫，永淳元年又改曰芳桂宫”^⑬。永淳元年(682年)“七月，作奉天西于嵩山南”^⑭。此宫故址在今登封嵩阳书院，据考于麟德元年(664年)移《嵩阳寺碑》于会善寺，在此营建奉天宫^⑮以为游嵩岳封禅祭神的行在。但是，高宗病逝后，武则

天即令“废万泉（在蓝田）、芳桂、奉天等宫”^⑳，遂又于久视元年（700年）正月，“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”^㉑。此宫距洛阳80公里，这里乌峰突起，峡谷渊深，石淙河水潺潺穿流而过，汇成一清澈碧透的水潭，武则天与太子李旦“至则数月始还”。至今北面绝壁上仍留有摩崖巨碑，上刻武则天自制诗序及她和群臣的游石淙诗十七首。其中武则天在诗中写道：“均露均霜标胜壤，交风交雨列皇畿”^㉒。反映了在武则天执政期间，由于推行均田和风调雨顺的年景，造成了广大地区尤其神都郊畿一带的粮食丰稔情况。事实也果然如此，从隋唐洛阳含嘉仓出土的铭砖^㉓来看，仓窖的粮食多是调露、长寿、天授、万岁通天、圣历年间贮纳的。

三阳宫建造得相当宏丽，潭上凿崖承梁，飞架栈道，其上建观澜亭与含枢殿，“李楷固献契丹之俘”^㉔就在这里。然而，到长安四年（704年）正月，却“毁三阳宫，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。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，请太后每岁临幸，功费甚广，百姓苦之”^㉕，足见兴泰宫也是一座极为宏壮的离宫。兴泰宫相传在龙门以东的万安山上，而史载“万安山在洛州寿安县西南四十里”^㉖。寿安县，治在今宜阳县境甘棠寨，故疑今宜阳县境有兴泰宫基址。另传今洛阳西郊有延秋宫，邙山翠云峰有避暑宫，均为武则天所筑，基址尚依稀可辨。

以上史迹，都无不与武则天有关，如此经过逐年修筑，武周神都恢复甚至超过了隋代的盛貌。

二

隋唐东都城有宫城、皇城、诸小夹城、东城、含嘉仓城及罗

郭城几部分组成，畦分棋布，洛水贯其中，犹如河汉之象。由于隋末兵燹战乱，局部遭到破坏，况且“隋炀帝作东都，无外城，仅有短垣而已”^{③①}。因此，长寿元年（692年），武则天乃令凤阁侍郎李昭德“改作文昌台及定鼎、上东诸门，又城外郭……时人以为能。初，都城洛水天津之东，立德坊西南隅，有中桥及利涉桥，以通行李。上元中，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，当长夏门，都人甚以为便，因废利涉桥，所省万计。然岁为洛水冲注，常劳治葺。昭德创意积石为脚，锐其前以分水势，自是竟无漂损”^{③②}。这些宏大工程的完成，无疑使都城进一步完善，也畅通了南北交通，更加强了军事防御措施。

1959年以来，经过对郭城、门址的勘察和发掘^{③③}，得知外郭东墙7312、南墙7290、北墙长6138米，西墙纡曲，长6776米。合计周长27公里又516米，折成唐尺与《韦述记》所载的“六十九里二百十步无大差异。而比隋代外郭“周回五十二里”^{③④}的规模扩大了5公里多，比隋唐大兴城“周六十七里”^{③⑤}的规模还大些。但实际却略小于大兴城，因为实测大兴城周长36.7公里。不过若将上阳宫和西苑计算在内，要比大兴城及附属部分的总体大得多。因此，武周神都无论从位置的优越，交通的便利，经济文化的发达以及规模大小、建筑风貌上，均可与长安城相媲美。

武周神都南、北、东三面共设八座城门（诸苑门不计在内），已勘察清楚的有定鼎门、长夏门、厚载门和建春门等，都是一门三道。定鼎门位于今洛南赵村西南约1公里的关帝庙西侧，门址宽28米，中间门道宽8米，两侧门道各宽

7米，门堵隔墙各宽3米，其宏壮规模可以想见。这是因为它是南面正门，直通宽达121米的中轴大道天津街。它南直伊阙、北与铜铁天枢、端门、应天门、明堂、天堂、玄武门等高大奇伟建筑构成一线，在空间实体上达到参差错落，南北通视的壮观效果。这种设计正显示了女皇的雄伟气魄和国家的强盛。故而褚载的《定鼎门诗》曰：“郊廓（洛阳）城高门倚天，九重踪迹尚依然”③。

据《大业杂记》所载：隋大业“元年（605年）筑西苑，周二百里。其内造十六院，屈曲周绕龙鳞渠……为海周十余里，中有方丈、蓬莱、瀛洲诸山”，称为会通苑或上林苑。这是洛阳乃至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所御苑。至唐，“武德初改芳华苑，武后曰神都苑。东抵宫城，西至孝水，北背邙阜，南拒非山，谷洛二水会于其间，周一百二十六里”④。苑内宫阁亭榭十余所。盖见神都苑比隋代西苑周长缩小37公里，以利农耕，作桑梓之用。但内部建筑却比隋代增设尤多，景色也更加秀丽壮美。1975年，在新安县李村乡东，发现了绝无仅有，极其精美的宫闱之器，唐三彩鸳鸯壶⑤，当系苑内遗物。

龙门山西北也为神都苑一隅，武则天曾到此游乐。《全唐诗》卷五《腊日宣诏幸上苑》诗序云：“天授二年腊，卿相欲诈称花发，请幸上苑，有所谋也。许之，寻疑有异图，乃遣使宣诏云云。于是凌晨名花布苑，群臣咸服其异。”天授二年是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，但一些卿相在平定徐敬业扬州之乱以后，仍图谋推翻武周政权，故在腊日“诈称花发”，以乘机弑之。武则天机警足智，将计就计，遂命制作假花，布于苑内，即以诗为诏：“明日游上苑，火急报春知。花须连

夜发，莫待晓风吹”。及时粉碎了反对派的阴谋。相传今洛南花园村尚有唐代断文“调露碑”，乃当时游幸之地。

隋唐洛阳，街市井然，河渠纵横，漕运便利，商业繁盛。城内设三市，比长安多一市。三市皆傍河渠，犹如江南水乡。武则天长安年间，在漕渠、漙河、洩城渠相汇的立德坊，命司农卿宗晋卿开掘“新潭”，“以通诸州租船。四面植柳，中有租场，积石其下，于上布土。潭立石柱，马吉甫为其文，钟绍京书”^⑧。使这里成了都城内最繁华的码头闹市。元《河南志》卷四载：这一带“天下之舟船所集，常万余艘，填满河路。商贩贸易，车马填塞。”同时它还增添了都城的宜人风光，唐王冷然、张环曾的《新潭赋》称：“星月沉浮其内，烟云洗拂其表；不生菱荷，但聚鱼鸟。通舳舻之利，于国既多，开浸灌之功与人非少。”足见这是一项设计别具匠心的漕运、水利、园林等综合开发的创举。这一新潭，当在今漙河以西，洛河以北，即老城东南隅至小北门的低凹地带。

三

武则天崇佛、重道、笃信神灵，一方面是出于她信仰的虔诚，另一方面则是把佛、道、神作为她登基和巩固统治的舆论工具和精神支柱，洛阳一带，至今还留有不少这方面的史迹。

武则天称帝，不是利用儒道，而是假托佛主使她登上了女皇的宝座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四《唐纪》二〇载：“天授元年（690年）七月，洛阳“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《大云经》四卷，表上之，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，当代唐为阎浮提

主”。她将此经颁布天下，九月即在六万余人的表请下，尊号为圣神皇帝。十月，“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，藏《大云经》。”

东魏国寺的所在，史无所载，但民间传在今偃师李村西北三里的智家园村。笔者数往踏察，发现那里为一片台地，且至今遗存有断臂残躯的唐代石佛，证明所传诚非谬讹。至于大云寺，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五云：在“东城之东，第五南北街，从南第一曰毓材坊”内。其地当在今老城以东塔湾以西。

武则天还不惜资财，立寺造像。太原寺原系其母荣国夫人杨氏宅邸，在洛南毗邻西苑的教义坊，上元二年改作东都太原寺。“武后登上阳宫，遥见之，辄凄感，乃徙于积德坊”，在上东门内大道之南。武后称帝，敕为大福先寺。高僧复礼为寺主，去西域取经的义净，回国后也曾居此译经。开元年间，日本“遣唐使”成员容睿、普照居大福先寺受戒深造五年之久，并恳请寺僧道璇赴日传布戒律。此寺故迹当在今塔湾村南，后世则移至隋唐故城东北角唐寺阡村内，名为古唐寺。虽佛殿倾圮，但旧观仍可辨析。

武则天时在都城内舍宅立寺或新建的佛寺，《唐两京城坊考》所记的还有在宣风坊的安国寺、在观德坊的景福寺、在道光坊的昭成寺、在归义坊的太平寺、在殖业坊的卫国寺、在教业坊的天女尼寺、在兴艺坊的麟趾尼寺等。可见当时洛阳确是佛寺弥繁，法教愈盛。

中外著名的龙门石窟和白马寺，在武则天时都达到了鼎盛时期，而且从龙门初唐弥勒造像空前风行的情况看，都是为武则天做女皇制造神学预言的。

1984年，笔者调查了偃师县李村乡上庄村南的陈昌寺遗址，收集到乾封二年王婆等造像龕一件，其形堪称龙门奉先